

学校代码: 10200

分 类 号: I1

研究生学号: 10200200920688

密 级: 无



# 东北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灵魂的失明与再生 ——以萨特的存在主义解读 《失明症漫记》

Blindness and reborn of soul—Reading *Blindness* on the basis  
of Sartre's existentialism

作者: 祝 鸣

指导教师: 高玉秋 副教授  
学科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  
学位类型: 学历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1 年 5 月

##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据我所知，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祝鸣 日期： 2011.6.9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祝鸣

日 期： 2011.6.9

指导教师签名： 高玉秋

日 期： 2011.6.9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_\_\_\_\_

电话： \_\_\_\_\_

通讯地址： \_\_\_\_\_

邮编： \_\_\_\_\_

## 摘 要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是 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失明症漫记》堪称是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都较为完美的力作。虽然萨拉马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作品中还是闪耀着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光芒。本文立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主要运用“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是地狱”、“生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对《失明症漫记》进行详细的文本阐述，并研究萨拉马戈有关“上帝”、“信仰”、“灵魂”、“善恶”、“失明与复明”的思考。力求还原萨拉马戈对这部小说创作的最终目的，为广大读者提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失明症漫记》让我们重温了逐渐被人类忽视的原本古老的哲学话题：人到底为什么而生存？是否物质上得到了满足就该停止精神上追求的步伐？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人在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时是兽性战胜了人性，还是人性战胜了兽性？这个话题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也让我们在当下的立场上重新反思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思考的问题。萨拉马戈说，“我们都是些可怜的魔鬼”。作为人类，却越来越缺少了人性，作为明眼人，却越来越看不清楚自己，我们不知从何时走向了反面。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正为我们这种迷失提供了线索与答案。在《失明症漫记》中正是体现了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生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等存在主义观点。

**关键词：**《失明症漫记》；存在主义；灵魂；失明与再生

## **Abstract**

Portuguese writer José Saramag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98. *Blindness* is a work with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rtistry and imagination, which was written by José Saramago. Although Saramago is a true Marxist, there is still Sartre's existentialism in his work.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existentialism existing in *Blindness*, based on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the natural link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This paper is expatiated on the views such as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Others is hell" and "Life is the result of free choice". In this paper, Saramago's thoughts of "God", "belief", "spirit", "good and evil" and "blindness and reborn of soul" are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The final aim of this paper to create this novel is that it provides different views for r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novel. *Blindness* let us relived the ancient philosophical topic which is ignored gradually by human: What we live for? Do we stop pursuing the spiritual need if the material needs are met? Is the human nature good or evil? Does the beastliness defeat the human nature or the human nature defeat the beastliness while human are in extreme environment? As human beings, more and more human beings haven't humanity. As everybody who knows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people cannot see themselves clearly. We don't know when we go to the opposite way. While Sartre's existential offers clues and answers for our lost. In the book of *Blindness* absolutely reflects Sartre's existentialist ideas such as "others is hell" "life is a free choice results" and so on.

**Key Words:** *Blindness*, Existentialism, Spirit, Blindness and Reborn of soul

# 目 录

摘 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 录.....	III
引 言.....	1
第一章 萨拉马戈与萨特.....	2
第一节 萨拉马戈及其主要作品简介.....	2
第二节 《失明症漫记》内容介绍及中国研究现状.....	3
一、有关萨拉马戈及《失明症漫记》的介绍.....	5
二、对《失明症漫记》这部小说进行文学批评的论文.....	5
第三节 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概述.....	6
一、存在先于本质.....	6
二、自由选择.....	7
第二章 《失明症漫记》中的存在主义思想.....	10
第一节 他人即是地狱.....	10
一、失明者是明眼人的地狱.....	10
二、一个盲人是另一个盲人的地狱.....	13
三、统治者是盲人的地狱.....	15
四、盲人是统治者的地狱.....	17
五、唯一的明眼人是盲人们的地狱.....	18
第二节 生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19
一、医生的自由选择.....	20
二、医生妻子的自由选择.....	21
三、戴墨镜的姑娘的自由选择.....	23
四、老人与孩子的自由选择.....	24
第三章 灵魂的失明与再生.....	26
第一节 灵魂失明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26
一、信仰的丧失.....	26
二、善恶感不复存在.....	28
三、人类始终孤独.....	29
第二节 灵魂再生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31
一、灵魂的再生与信仰的重建.....	31
二、世界与人生的重建.....	32
三、灵魂的再生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33
第三节 萨拉马戈关于人存在的几点思考.....	34
一、失明与复明.....	34
二、生存观与死亡观.....	35
三、关于善恶观——“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	36
结 论.....	38
参考文献.....	39
后 记.....	40

## 引言

瑞典皇家学院在给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道：“《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至高的体现。”<sup>①</sup>

陈家琪教授在《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中这样评价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只有在一个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样子’，不但人们平时所追求的金钱、美貌、健康、年轻、才学，甚至生命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就连人们平时所厌恶的行为也在无所谓中被普遍接受……到底要多少人失明才构成‘失明症’？没有谁回答得了。”<sup>②</sup>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理论林立信仰缺失的年代，经济上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精神层面却越来越贫瘠。面对物资的匮乏，人们尚可忠于信仰，而物质丰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有汽车、有电话、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时刻，我们却变成了失明人。《失明症漫记》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只为了不饥寒、性欲满足的低等欲求，还是存在着更高等的精神与灵魂的追求？

萨特的存在主义对 20 世纪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些哲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自然科学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自觉的深受其影响。在阅读《失明症漫记》的过程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萨拉马戈的存在主义思想，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研究解读《失明症漫记》，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另外一种角度去思考这部文学作品的理论价值。

本篇论文的目的就是以萨特的存在主义解读《失明症漫记》，立足文本本身，基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解读这部作品的内容、意义与价值。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 范维信译. 失明症漫记[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10.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 范维信译. 失明症漫记[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6.

## 第一章 萨拉马戈与萨特

### 第一节 萨拉马戈及其主要作品简介

2010年6月18日，是一个灰暗的日子，这一天葡萄牙杰出的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与世长辞。正在参加南非世界杯的葡萄牙球员全部披上了黑纱，葡萄牙举国哀悼，葡萄牙政府还为他确立了全国哀悼日。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各地纷纷刊载有关他的纪念文章，各界之士为之哀叹惋惜，举办活动、发表言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缅怀这位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战士。

萨拉马戈于1922年11月16日出生于巴特茹省阿济尼亚加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庭境况困苦，还没有完成学业就进入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做过工人、银行职员与保险公司职员。1959年他迎来了生命中的一次飞跃，成为科尔出版社专职文学编辑，并于1966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可能的诗歌》，于1975年出任《新闻日报》副社长职位，开始了漫长而又辉煌的专职写作生涯。

萨拉马戈通过自己的剧本、诗歌和小说尖锐地批评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断警示世人，以富有想象力的文笔为人类预展一种充满危机的环境，警告着越来越得意忘形的人们。198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是他的第一部获奖作品，荣获了1980年里斯本市奖，1992年度意大利埃尼奥·费拉亚诺国际奖，使他名声大噪。之后，1989年出版的《修道院纪事》，成为葡萄牙文学史上最为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随着《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1984年）、《石筏》（1986年）、《里斯本围城史》（1988年）、《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1992年）、《失明症漫记》（1995年）《所有的名字》（1997年）等等这些小说的出版，萨拉马戈的国际声誉也随之鹊起，与日俱增。他的著作不断在葡萄牙社会掀起轩然大波，由于作品批判社会，甚至有反政府的倾向，政府曾一度拒绝选送他的作品参加欧洲文学大奖。萨拉马戈不断反抗论战，主动流亡于西班牙的小岛，在兰萨罗特小岛一直居住到去世。然而萨拉马戈这样一位优秀的葡语作家的去世，还是令葡萄牙政府大为扼腕，葡萄牙总统席尔瓦毫不吝啬的赞誉：“萨拉马戈是我们的文学瑰宝，一代代人将记住和阅读他。”“萨拉马戈将永载葡萄牙文化史册。”

除了小说之外，若泽·萨拉马戈还创作了诗集《可能的诗歌》、《或许是欢乐》和《1993年》，这三部诗集都饱含着作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激情，爱情、烈火、星星、大海等意象充斥于诗集中，同时，他开始撰写专栏，后结为《这个世界和另外的世界》（1971年）、《旅行者的行李》（1973年）、《〈里斯本日报〉曾这样认为》（1974年）和《札记》（1976年）四个集子出版发行。研究萨拉马戈的专家孙成敖先生认为他的专栏文章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是专栏文章与抒情诗之间的某种同步性；其二是惜墨如金而不失深刻；其

三是文章的时代感和作家对所处时代饱含的深挚感情。”<sup>①</sup>

此外,若泽·萨拉马戈还创作过四个剧本:《夜晚》(1979年)、《我用这本书来做什么?》(1980年)、《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第二次生命》(1987年)、《以上帝的名义》(1992年),孙成敖先生认为:“尽管这些剧本多属于履约之作,然而它们却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剧作与作家其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其长篇小说之间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的内在联系。真实与杜撰、时间与思考之间的关系是若泽·萨拉马戈要探讨的问题的本质所在,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的剧作以另外一种形式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诚然,剧本不是若泽·萨拉马戈最得心应手的体裁,但通过这些个剧本的创作,他已经使自己日臻完善,逐渐成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sup>②</sup>短篇小说集《几乎是物体》、《五种感觉是齐全的作诗法》涉及的范围极广,短小精悍却不失韵味。

对于萨拉马戈来说,“文学不是一种责任。从来不是。责任,如果存在的话,它就是那些当作家的人的责任。文学不能被当做工具。不能说它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sup>③</sup>所以,萨拉马戈的小说、剧本、诗集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现实与梦幻,生存与毁灭,欲望与失落,还原到人性的最本质层面的东西。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取悦他人,不是为了激怒当权者,而是为了从本质上呼唤人类的觉醒。他不仅仅是葡萄牙人民的精神导师,更是整个世界文学革新的精神领袖。

此篇论文主要研究萨拉马戈最为深刻的长篇小说,也是使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著作——《失明症漫记》。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萨拉马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失明症漫记》却闪现出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光芒。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不是“悲观”哲学,萨特认为其学说是“乐观”的、“行动”的学说。他曾公然声称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直至临终仍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思想来分析和解读马克思主义者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是具有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的。

## 第二节 《失明症漫记》内容介绍及中国研究现状

在一个没有指定名字的城市,一个男人开着车走在上班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黄灯变成绿灯前,他突然失明了,一位路过的行人主动上前帮忙,开着失明者的车将他送回家。然而,这位“好心人”实际上是一名偷车贼,他趁机偷走了失明者的汽车。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怕被人发现的恐惧感占了上风,偷车贼决定放弃偷来的车,就在他走下车行走的时刻,他也失明了。

失明者回到了家中,在摸索的过程中打翻了花瓶,划伤了手指,强烈的挫败感和紧张感令他恐惧不已,他的妻子回到家中立刻带着丈夫前往眼科医生的诊所,然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都未发现异常。当时诊所里有失明者的妻子、医生、求医的戴墨镜的姑娘、

<sup>①</sup>孙成敖.若泽·萨拉马戈的创作之路[J].外国文学,1999,1.

<sup>②</sup>孙成敖.若泽·萨拉马戈的创作之路[J].外国文学,1999,1.

<sup>③</sup>朱景冬译.访若泽·萨拉马戈[J].外国文学动态,1999.



一个戴黑眼罩的老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医生的助手，总之凡是与第一个失明者有过接触的人都先后失明了。

医生回到家中也被传染，可是医生的妻子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视力，并且从始至终都没有失明。她为照顾丈夫伪装失明和他一起进入了精神病院。在医生报告当局这场瘟疫后，当局政府决定用非人道的方法控制这场失明症，他们将所有已知的失明者收容到一所闲置的精神病院，进行强制的隔离。失明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还把人变成了只懂吃喝拉撒发泄兽欲的怪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第一个失明者与送他回家的偷车贼因为偷车的事情发生一场殴斗，之后偷车贼因为调戏戴墨镜的姑娘被其用尖尖的鞋跟刺伤了大腿，伤口感染却无药可医，他痛苦的爬向大门，却被警卫乱枪打死，成为第一个死掉的盲人。

由于入住的盲人越来越多，食物开始供应不足。有些失明者为了先到先得开始提前坐在天井等候食物的到来。送食物的士兵突然意外的发现了这些盲人，仓皇逃窜，而两名负责在天台上护送送饭的人的士兵举枪便射，9个盲人立刻丧命。其他的被感染者默然的从尸体身边取走食物，作者不禁感慨“谁告诉我们这种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种灵魂疾病呢”<sup>①</sup>

又有200多个盲人被送了进来，包括了当初求医的戴眼罩的老人，他带来了外界的信息和一台收音机，也包括了一群持枪的歹徒，歹徒们强行霸占食物，逼迫各个宿舍的失明者用钱和贵重物品换取。有些人企图反抗但被子弹威慑住并受到了三天不许吃饭的惩罚。之后歹徒们越来越无法无天，强迫各个宿舍的女人服淫役。歹徒们“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sup>②</sup>一名女盲人由于被摧残得面目全非在回去的路上死去了，“两腿间血迹斑斑，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咬出的牙印。”医生的妻子沉痛而悲哀的领导着其他女人将她清洗干净掩埋了。

第四天，当另一个宿舍的女人被召去服淫役时，医生的妻子尾随其后，在歹徒头目正在淫乐时用剪刀扎向了他的咽喉，盲人歹徒的会计拿到了手枪，成为了新的头目。被医生妻子救了的女盲人为了报复歹徒们用打火机点燃了他们的住处，在熊熊大火中，精神病院彻底被摧毁了。医生的妻子带领着同室的6个盲人冲出火海，而守卫的士兵早就已经不见踪影。

原以为肮脏、混乱、人性的沉沦和丧失就此结束了。没想到此时外界已然混乱不堪。所有的人都失明了。城市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生活必需品，盲人们成群结队的像动物一样寻找食物。似乎整个人类文明都被毁灭了。人性之恶充分的暴露出来：生食动物，随意乱交，为争夺食物不择手段。医生的妻子望着这样的世界失声痛哭。甚至又一次希望自己也是一个盲人。在小说的最后，第一个失明者恢复了视力，接下来一个接着一个重新变成了正常人，获得了再生。然而，城市仍然在那里，虽然人类的白色眼疾痊愈了，人类灵魂的失明并没有复生……

① 若泽·萨拉马戈著. 范维信译. 失明症漫记[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72.

② 若泽·萨拉马戈著. 范维信译. 失明症漫记[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148.

关于这部小说,国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讨与探究。但在我国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只有少数一些研究葡萄牙文学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初步介绍:

### 一、有关萨拉马戈及《失明症漫记》的介绍

1985年10月25日,葡萄牙《文学报》刊登了记者马·莱奥诺尔·努内斯对萨拉马戈的访谈录《一位有眼力的作家——访若泽·萨拉马戈》,该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孙成敖先生翻译过来并刊载在1996年第四期的《世界文学》上。也是孙成敖先生译的《若泽·萨拉马戈创作之路初探》,简单介绍了若泽·萨拉马戈的生平以及其主要作品的内容,刊载于《世界文学》1996年第4期。还有他翻译的1998年10月14日版《葡萄牙文学报》上刊载的《若泽·萨拉马戈日记三则》,介绍了萨拉马戈的三篇日记内容;同时还写作了《若泽·萨拉马戈的创作之路》,刊载于《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以及为了使国人更多的了解萨拉马戈其人,他还翻译了葡萄牙记者卡洛斯·雷伊斯记录的,《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泽·萨拉马戈访谈录》,刊载于《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2002年,孙成敖先生写作了《虚构中的真实——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浅析》,刊载于《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朱景冬教授翻译的1999年4月刊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的《访若泽·萨拉马戈》;记者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对萨拉马戈的访谈录:《萨拉马戈访谈——“我只希望人们记起我时说:他是个好人”》,刊载于《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4期;在萨拉马戈去世后,朱景冬教授写作《以寓言故事捕捉逃逸的现实——纪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刊载于《文艺报》2010年7月2日第004版。

### 二、对《失明症漫记》这部小说进行文学批评的论文

王辽南,《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敲钟人——萨拉马戈及其〈失明症漫记〉探析》,刊载于《当代文坛》1999年第8期。王小明,《文学的“批判的方式”——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读后》,刊载于《长城》2003年1月期。孙成敖,《梦想中的“文化帝国”——萨拉马戈文化情结中的后殖民意识》,刊载于《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杨江华,《〈失明症漫记〉的原型解读》,刊载于《文化研究》2009年10月上旬刊。曾丽琴,《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失明症漫记〉主题探析》,刊载于《绥化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

总体来说,作为20世纪的灾难题材作品,《失明症漫记》是特立独行的。20世纪是灾难题材小说大行其道的世纪。从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到理查德·休斯的《牙买加飓风》,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到毛姆的《面纱》,从加缪的《鼠疫》再到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以战乱、飓风、瘟疫、地震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举不胜举。然而《失明症漫记》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灾难横行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在欧美风靡十余载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我国尚未觅得多少知音。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既没有因为他曾亲临神州大地而受到青睐,也没有因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而广为流传。但是萨拉马戈意味着一种理想主义。正像他在小说开篇的箴言书上所说: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

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sup>①</sup>

也许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萨拉马戈本人都是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澄清一个疑问，理清一种想法，表明我是如何在这个世界存立的，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抑或我是如何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解的！”<sup>②</sup>

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解答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

### 第三节 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概述

萨特是二十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盛誉。他的学说曾对法国及整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且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萨特一生著作颇丰，小说代表作《墙》（1937）、《恶心》（1938）、《《自由之路》第一部《不惑之年》第二部《缓期执行》第三部《痛心疾首》（1943-1949）等；戏剧主要有《苍蝇》（1943）、《隔离审讯》（《禁闭》）（1945）、《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6）、《脏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凯恩》（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60）等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辩证理性批判》（1960）、《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62）、《超越自我》（1963）、《什么是文学》（1963）等等。

萨特善于运用小说、戏剧等艺术手段形象化的图解其思想、学说，使之更为清晰易懂，更加贴近人的生活。萨特将他的存在主义解释为“生活和行动的哲理”，“自我选择”论即其基本命题。萨特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抉择，人的存在价值有待自己去设计和创造；他认为选择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决定行为的方向，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他的哲学并不是悲观的哲学，存在主义首先就意味着独立思考和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

#### 一、存在先于本质

在萨特的哲学世界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原理根植于他的现象学本体论。萨特将存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在的存在，一种是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自足的，既不与其他物发生关系，也不与自身发生关系，它不以意识是否显现它为转移，它一经注定便无法更改。而自为的存在却并非命中注定。自为的存在是通过虚无从自在的存在中产生出来的。在萨特那里，所谓的自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意识，意识是虚无。意识是依赖于自在的存在的存在，并非自主的实体，因此意识具有无的作用。意识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自在无法束缚意识，所以意识具有否定的作用。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可以用两个命题加以诠释，对于自在的存在而言，就是“本质先于存在”；对于自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卷首语箴言说.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封面.

为的存在，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明确地把人的自由与人的存在等同起来。他把“存在先于本质”作为存在主义的共同出发点，作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写到：“我们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首先是说，人首先存在，与自身相遇，在这个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规定他自己。如果说人就是和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一样是无法规定的，那是因为人之初是个无。他什么都不是，直到后来他才是把自己造就的那种人。因此，人性是没有的，因为并不存在具有人性概念的上帝，人只是存在着。并不是说他只是他设想的自己所是的那种人，而是说他是他愿意所是的人，而且是在已经存在之后，才像他设想他自己的那样——即在跃向存在之后才像他愿意所是的人。人不是别的，只是他自己所造就的东西。”<sup>①</sup>

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并不是指物，而是指人，生产者确定了物的本质，在生产之前物的影像已经在生产者的头脑里存在了，因此物是本质先于存在的。而对人的存在而言，说他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说，他的存在是自由的存在。从现象学本体论来看，物是毫无意义的，是一种非意识的存在，在意识的影响下，物才是具有某种意义和价值的物。人的意识给予物以本质，物的“虚无化”是人通过意识的作用，依照自己的目的所创造的。物具有某种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人使它具有本质。人与物不同，人一开始只是作为纯粹的主观性即作为虚无而存在，后来由人的主观性的创造人才被赋予了各种具体的规定性。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要由人自由决定。人是完全自由地造就他自己的。在一定意义上，人总是处在两难的境遇以及一直在对自己的境遇进行思考与自由选择。

## 二、自由选择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范围中，提到“选择”就会想到“自由”；提到“自由”，“选择”也在不远处等待着。自由与选择是一对双胞胎，唇亡齿寒，舍此无彼。在萨特看来，自由对于人而言是绝对的，所以人才要对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绝对自由的，个人所面临的一切结果全是自己的自由造成的。萨特说：“自由之为自由却仅仅是因为选择永远是无条件的。”

（一）萨特自由观的第一要义是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事实上，我们被判处了自由这一种徒刑。”<sup>②</sup>人无法不自由，自由是绝对的，无根据的。为什么呢？萨特说明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上帝不存在。在“上帝死了”这样的口号下，一切事情都变成可能的。正是在否定了上帝的前提下，萨特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第二，没有客观必然性的束缚。萨特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而且自在的存在不能称之为存在，只有自为的存在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非实在性是这种存在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虚无”。因此，人不受任何已经存在着的

<sup>①</sup>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

<sup>②</sup>萨特，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M]，三联书店，1987：566。

必然性的束缚,也包括人自身的束缚。第三,没有普遍的人性。与否定上帝、否定决定论相联系,萨特也否认普遍的、既定的人性的存在。因为,没有上帝的戒律,没有决定论,那么世间就不可能由一种先天的价值指示人该如何做。人世间没有先天的善,人世间亦没有一个地方写着‘善存在’,‘勿说谎’。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只有人自己才能决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萨特看来,人生而自由,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不从属于任何必然性,自由乃是作为自为存在物的人之一种不可转让的属性。人必须决定自己的本质,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来决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 人有选择的自主权,这是萨特自由观的核心。萨特认为,现实生活中,由于上帝的不存在,人便总是要面临着行为的选择,这种自我行为选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绝对自由的。萨特甚至说,即使人不选择,他也是自由的,他也在进行着选择,因为他的“不选择”也是他选择的结果。例如囚犯,他思考设法越狱或选择悔过自新,很显然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可见,自由只是指人本质上的主观意愿以及选择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指通过选择就能够任意的获得。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刑事犯,他是现在做出选择并且继续做出选择使自己变为刑事犯的。他说:当人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是在进行选择,而且是自由的选择。选择,这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人的能力。不论他是出于对于现状的肯定而安于现状,还是出于对现状的否定而试图超越现状,都是一种选择。人不可能不做出选择,正如他不能拒绝存在。“事实上,自杀也是对存在的一种选择。”个人选择的方式和取向不同导致个人具体的自由是不同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对至上性的自由其实本身就包含着它的反面——不自由。人在自由地进行自我选择的时候,陷入了必须承担责任的不自由的境地。

(三) “他人就是地狱”是萨特在其文学剧本《禁闭》中的名言,把人与人的关系描述为“他人就是地狱!”在萨特的眼里,人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斗争和冲突,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最终都会归结为“我”与“他人”的矛盾。由于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都如一口陷阱,时刻准备埋藏他人主体性存在。”都把自己当做主体性存在,因此每一个他人的存在对我的存在都是一种限制,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自己所想象的一切东西。如果我帮助他人,那无异于妨碍他人自立。如果我主张忍耐,那无异于让他人也放弃斗争。他人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被异化了,个人的自由是无法超越的,是绝对的,但同时也为他人自由制约着,个人自由不断的增加扩大,却永远没办法达到彻底的绝对。因此萨特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惊世骇俗的话“他人就是地狱”。

人的自由行为就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萨特举例说明:“如果我被动员去打仗,这就是我的战争,我就犯了罪,我也应当受到惩罚。我受到它的惩罚,首先是因为,我本来是可以逃避它——可以开小差或者自杀。既然我没未这样干,我选择了它,我

就成了它的同谋。”<sup>①</sup>你自由选择了参加战斗，所以承担责任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时，冲突始终存在于某个人个人自由与他周围的人的他人自由中，换言之，个人的自由行为和自由选择除了要对自己负责外，还必须对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

萨特的思想是存在主义的，直到今天，存在主义也与萨特紧密相连。提到存在主义就不可能不提到萨特，提到萨特也不可能不提到存在主义。而其存在主义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影响着整个 20 世纪，萨特的思想中确实饱含着灰暗和消极因素，他的“自由、选择、责任、孤独、处境”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影响着萨拉马戈的创作。《失明症漫记》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和证明。

---

<sup>①</sup> 饶舜清：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与人的责任——萨特自由观新释，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 第二章 《失明症漫记》中的存在主义思想

### 第一节 他人即是地狱

“他人即是地狱”是萨特在其戏剧《禁闭》中的中心主题。剧本的最后一幕中三人的对话：

“埃斯泰勒：别听她的。吻我的嘴，我全都是属于你的。

伊奈斯：怎么，你还在等什么？依她说的做呀，懦夫加尔森把杀婴犯埃斯泰勒搂在怀里了。懦夫会吻她吗？我倒要瞧瞧。我看着你们。我一个人就抵得上一群人，加尔森，一群人，你听见了吗？……

加尔森：难道永远没有黑夜了吗？

伊奈斯：永远没有。

加尔森：你永远看得见我吗？

伊奈斯：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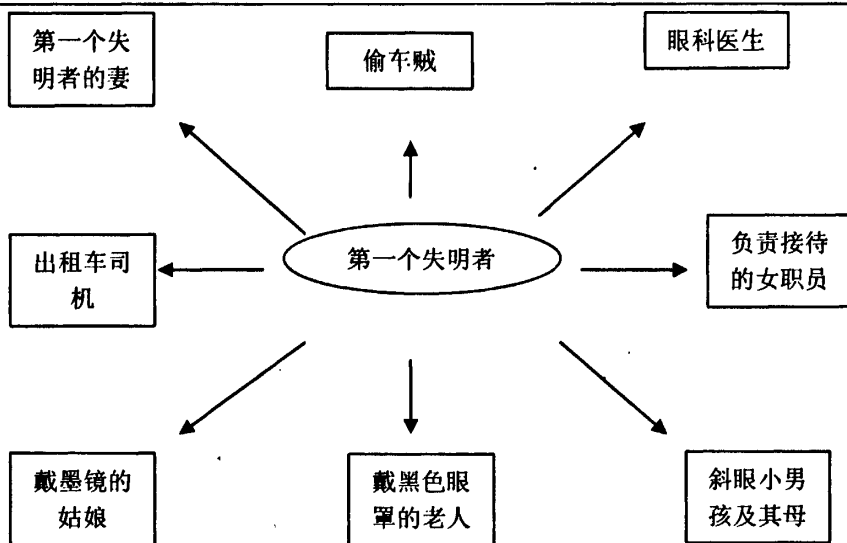
加尔森：……好吧，这正是时候……所有这些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所有这些目光全在吞噬我……（突然转身）哈，你们只有两个人？我还以为你们人很多呢？（笑）那么，地狱原来就是这个样。我从来都没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sup>①</sup>

在《失明症漫记》中真实的还原了萨特《禁闭》中的场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是互为地狱的关系。

#### 一、 失明者是明眼人的地狱

首先，在《失明症漫记》中，这场不知原因的瘟疫是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由第一个失明者开始，他在开车时突然发现自己失明了，随后传染了帮助他回家的偷车贼，回到家里传染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带领他去医生那里看病，传染了出租车司机，之后在诊所传染了他的医生，以及适时在诊所里看病和工作的人们。如果用图解就是这样：

<sup>①</sup> 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图一

也就是说，第一个失明者莫名的成为了这场瘟疫的始发者，他是受害者，也是其他受害者的始作俑者。于是开始了自我与他者的地狱般关系的开始。当然，这里的地狱并不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从始至终都是无法沟通无法和谐的，“他人即是地狱”是《间隔》（《禁闭》）中的一句名言，很多人在感到无法与人沟通时就会搬出这句话来，我们在《失明症漫记》中体会到的并不是如此。其实，萨特的本意也并非如此。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被人误解，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时刻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sup>①</sup>而当第一个盲人莫名的感染“白色眼疾”开始，他与其他明眼人就互相构成了“地狱”般的关系。

然而第一个失明者并不是没有个人意识的，他在发现自己失明时作为所有盲人的代表，作者细致的刻画了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的皮肤抽搐，对这一切，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因为痛苦而失态了。”<sup>②</sup>“但似乎一切都幻化成一种奇怪的模样，没有方向，没有参照点，没有东西南北，没有上下高低……他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如此明亮，如此浓密，不仅仅吸收了，而且是吞没了一切，不仅吞没了颜色，而且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sup>③</sup>在这里，一个明眼人毫无预警的从视力良好的完整的人变为只能看见一片白色海洋的盲人，所有的痛苦、失望、无助、紧张各种复杂的感情向他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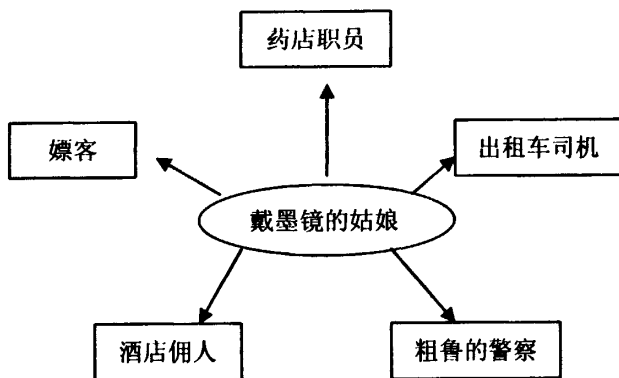
上述图解中的每个人又分别成为了小说中其他明眼人的“地狱”。例如解析戴墨镜的姑娘与他人的关系，又可以做出以下的图解：

<sup>①</sup>柳鸣九：自我选择至上一柳鸣九谈萨特[M]，东方出版社，2008：27。

<sup>②</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

<sup>③</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6。





图二

在这幅解析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戴墨镜的姑娘又将“白色眼疾”传染给了所有在隔离前与她发生接触的人。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论述为他时，提出了这样的哲学问题：“在反省的范围内，我唯一能遇到的意识是我的意识。但是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而且，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出判断那样对我本身作判断，因为我正是作为对象对他人显现的。”<sup>①</sup>那么在这里，萨拉马戈的寓意就十分明显了。每一个失明症患者都是作为对象向明眼人显现的，失明者需要明眼人的帮助，同时又将灾难带给了明眼人。正如第一个失明者传染了向他提供帮助的偷车贼、妻子、医生——全部作为他人——“我”发生了关系的人；而戴墨镜的姑娘，又是通过他人——酒店佣人、警察为中介，认识了作为盲人的自己。

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小说中的人物是不自知的。但是，就是这种未知，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萨特的他人与自我关系的哲学。在小说的第5章节，萨拉马戈和读者开了个玩笑“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没有想象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那个偷汽车的家伙；司机会发誓赌咒地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运过一个失明的人。”<sup>②</sup>

其次，对于唯一能够看得见的医生的妻子而言，失明者是明眼人的地狱。小说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妻子希望自己也同大家一样变成盲人。为什么呢？从文本人物本身来看，“她甚至不愿意想到暴露出自己不是盲人可能产生的后果，至少会变成大家的女仆，甚至也许会成为一些人的奴隶。”<sup>③</sup>她是唯一的明眼人，一旦告诉其他盲人她能够看得见，要么成为国王，“（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sup>④</sup>，要么成为奴隶。然而无论哪一种都是她所无法接受的。这是人物性格决定的，她善良，在所有人都关心是

<sup>①</sup>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97。

<sup>②</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1。

<sup>③</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4。

<sup>④</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3。

否能填饱自己的肚子的时候，只有她关心被戴墨镜的姑娘踢伤的偷车贼；她忠诚，在丈夫被认定得了盲流感被隔离的时刻，她毅然谎称自己也失明了，追随丈夫，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他；她勇敢机智，代表着正义杀死了残暴淫乱的盲人歹徒头目……萨拉马戈为我们设置了一个天使一般的人物，一个有着圣母般纯洁心灵的女人。然而，她却承担着一个正常人无法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样的重担压得她无法动弹。“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sup>①</sup>因为，在精神病院内，厕所成为臭气熏天的巢穴，有些盲人甚至就在走廊里解手，250个人每天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全部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甚至，因为她看得见，她必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的女人性交。

萨特说：“每个人都如一口陷阱，时刻准备埋藏他人主体性存在。”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主体性存在，因此每一个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或成为自己所想象的一切东西，他人都是我的一个屏障，是对我自由行为的一种限制。那么对于医生妻子来说，在精神病院的每一个盲人，包括她挚爱的丈夫都是她的“陷阱”，无论对于歹徒头目来说，还是戴墨镜的姑娘，都在无形中剥夺着医生妻子成为自由的人的权利。他们的肮脏混乱始终处于她的“注视”<sup>②</sup>中，他们的道德沦丧和人性的逐渐丧失也一直存在于她的世界中，她对医生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sup>③</sup>

## 二、一个盲人是另一个盲人的地狱

萨拉马戈认为对人类命运的探索，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事情，也是小说家的本分。因此，在一个他所创造的盲人的世界里，盲人与盲人的关系也是他探索的重点。盲人与盲人的关系要更好于还是更坏于明眼人与明眼人？

首先，第一个失明者与偷车的失明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虽然偷车贼在最初并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偷车贼，只是到了第一个失明者家附近才自然而然产生那种念头。然而他在实施邪念之后被自责和恐惧的心情压倒，就在他走下车不到30步，他也从一个明眼者变成了失明者。于是，在精神病院中两个人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第一个失明者指责偷车贼，竟然偷了一个盲人的汽车；偷车贼指责第一个失明者将这可怕的盲流感传染给了好心帮助他的人。“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sup>④</sup>

其次，偷车贼与戴墨镜的姑娘又形成了一对矛盾。在医生的妻子领着众位盲人寻找厕所的时候，站在戴墨镜的姑娘身后的偷车贼起了色心。将罪恶的手伸向了姑娘的乳房。这个举动彻底将他引向了死亡之路。“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活像陀螺子一样，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粗的大腿里。”<sup>⑤</sup>在被封闭的精神病院里，没有氧化氢水，没有红汞水，也没有绷带消毒剂，一个小小的伤口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09.

<sup>②</sup> 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34-395.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2.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39.

<sup>⑤</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42.

偷车贼单纯的想着,也许爬出这个禁闭的场所,就会被人们救治,肯定会有收留瞎子的医院,然而实际上,迎接他的只有震耳欲聋的扫射。他成为了第一个被杀死的盲人。译者在突出人的异化时,故意将士兵的语言中的“他”替换为“它”,“然后,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在英文版的《blindness》中,这一段使用的代词是“this”,“this is infectious.”<sup>①</sup>)“它”在汉语中是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或者是对于没有自主意识的东西的称谓,这里把还具有人类思维能力的盲人称为“它”可见独具匠心和用心良苦。盲人已然不再是具有主体性意识的甚至不被看作有人权,有喜怒哀乐,有疼痛有情感的人类。

在资源越来越匮乏的情况下,不仅仅是一群盲人,就算是一群明眼人,也会展露动物的本性,展露出阴险狡猾,巧取豪夺的一面。最初盲人屈指可数时,盲人与盲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糟糕到成为“地狱”的地步。但随着盲人数量的增加,精神病院成为了臭气熏天的巢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

第三,在这样一个没有秩序的盲人王国里,暴力与邪恶开始统治了民主与善良。一群有枪的盲人歹徒成为了没有武器的顺良的盲人的“地狱”。“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品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sup>②</sup>盲人歹徒头目使用武力成为了统治者。到了后来,他们要的不仅是钱财而是女人的肉体 and 男人的尊严。“一连几个小时,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sup>③</sup>。如果说食物的被霸占和钱财的被掠夺还能够忍受的话,尊严被践踏更让人由心底感到阵阵寒冷。于是医生的妻子代表着正义对盲人歹徒头目进行了制裁。“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继续转动,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sup>④</sup>盲人歹徒头目虽然死了,然而罪恶并没有结束。盲人会计取代了歹徒头目的位置,继续霸占着食物和资源。盲人们只好集体起义与盲人歹徒团伙拼个你死我活。

在这部小说里,通过戴黑眼罩的老人之口,说明了盲人与盲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把这个地狱变成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sup>⑤</sup>他不主张将杀死歹徒头目的人交给歹徒,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鼓动了更多的盲人参与了起义,盲人歹徒是盲人良民的“地狱”,盲人良民通过反抗与起义最终也成为了歹徒的“地狱”。

实际上,萨拉马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了虚幻的现实下被掩盖的本性。失明者失去的不仅仅是视力,他们真正失去的是理智,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识。可以毫不夸张的这样说,人类由于失明而由“自为的存在”转化为“自在的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结论一章中说:“自为作为虚无化,是凭借自在而被存在的;

<sup>①</sup> José Saramago,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by Giovanni Pontiero. *blindness*[M].A Harvest International Edition Harcourt,Inc.,2008:93.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13.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47.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55.

<sup>⑤</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59.

作为内在的否定，他通过自在而使自己显示他不是什么，并且因此显示他应是什么”<sup>①</sup>然而，在《失明症漫记》中人们因为失明而失去了自为作为虚无化的一面，不再凭借自在而被存在，因此不再通过自在而显示他不是什么，应是什么。实际上人类失掉人性化的一面的同时，也在丧失作为自为的存在所具有的哲学特性。

总之，萨特说，体验到“他人”的存在也就是感到了我正在被他人“注视”。然而在《失明症漫记中》，全世界的人都失明了，没有人再“注视”着“我”，也无从知道“我”在他人心目中是什么，所有的“他人”都变成了“我”，所有人都可以无所顾忌，毫无羞耻之心。于是一个真实的地狱就这样形成了。

### 三、统治者是盲人的地狱

说到统治者，要从国家的起源讲起。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也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利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之后，便成为‘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sup>②</sup>

国家首先是一种统治者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手段，那么《失明症漫记》中提到的“统治者”包括卫生部长、后勤安保委员会主席、士兵们等等，这些人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更直白一些来讲，他们是经济上站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享有着更多的权利。然而，占有更多资源的他们在疫症发生时首先想到的却是“控制”。

正是他们的政策将所有的盲人和疑似被感染者封闭在精神病院里，令精神病院成为了人间地狱。“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40天，也可以是40个星期，或者40个月，或者40年，只要还有必要，那些人就不得离开。”<sup>③</sup>这是卫生部长的话，政府被认为是人类集群有机组合的优化形式，是人类力量集中的最佳机构，也是能够有效组织力量对抗自然与外界的重要组织。然而当人们把求救的目光转向政府时，政府并不想管这些失明者的死活，只想控制住局面，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自生自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是盲人们的“地狱”。对于这种“白色眼疾”，当局暴露出了它的无力和无知。当局不能有效的组织医生和专家进行诊治和研究对策，也无法

<sup>①</sup>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784。

<sup>②</sup>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3版）：441。

<sup>③</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32。

给予失明者良好的帮助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和卫生措施都没办法保证，而实施上级命令的士兵，已经失去了作为最基本的人的良知和道德。“上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sup>①</sup>“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说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sup>②</sup>这里暴露了标榜自己是人道主义的伪文明政府其实和野蛮时代的统治者没什么不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里有暴乱就到哪里镇压，哪里的人失明了就将他们当做垃圾统统扔到垃圾站，甚至希望盲人们可以自相残杀，留下的人就会变少，令读者不禁愕然，从而引发思考：人类所谓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么？在紧要关头，强大的政府力量只能是压制弱小者的政治机器和暴力机构。

在小说中，曾有三处提到政府公布的训令。第一次是医生、医生的妻子和其他失明者刚刚被关入精神病院，“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在我们正经历的危机中以各种手段保护公众，因为似乎正在发生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第一，电灯一直开着，任何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因为开关不起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建筑物意味着立即被打死……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队员皆不来救，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或者出现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边任何人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何为，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sup>③</sup>

这些条款和要求，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政府已经不将盲人，这些思维能力完全正常的盲人当做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第一条令人想到萨特的《禁闭》，萨特心目中的地狱也是一个有着灯光的地方，没有油锅没有挖心的鬼怪甚至没有人看管，“不需要火刑，他人即地狱”。在萨特眼中的地狱就是这里。《禁闭》中只有三个人物：男的是临阵脱逃的懦夫加尔森，两个女人是犯有杀婴罪的埃斯泰乐和同性恋者伊奈斯。他们被关进了不能闭眼永远开着灯的禁闭室——地狱，不断的彼此折磨，互相刺探别人生前的底细，揭穿别人伪装的面具。加尔森永远也逃不开伊奈斯对他的评价，永远也改变不了自己懦夫的骂名，因此他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而伊奈斯永远也得不到溺爱者埃斯泰乐，而埃斯泰乐又由于伊奈斯对加尔森的评价没办法从加尔森身上得到最终的安慰，于是这三个人互为地狱却注定要一起睁着眼睛永远在那里待下去。那么从关入精神病院起，这些失明症患者就注定了悲惨的命运，统治者的管制和压抑就是盲人们的地狱。灯虽然是永远开着的，但他们仍然是盲人，开着的灯是一个寓意——这是一个像《禁闭》中描写的地狱一样的地方。第十二条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何为，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可见当局者已经知道在精神病院里将会发生

①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0.

②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4.

③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36.

什么,资源缺乏时会产生矛盾与殴斗,然而当局者并不在乎,他们只希望盲人全部死掉,这样就不会威胁到他们政权的统治,不会引起社会暴乱。

第二次重播是在医生的妻子杀死盲人歹徒头目后,众多盲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将杀人者送给歹徒团伙换取粮食还是一起反抗他们打倒他们获取食物。萨拉马戈将训令完完整整的重述了一遍,这个细节充满了讽刺的意味。“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sup>①</sup>,所谓的保护公民,保卫国家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台广播里宣传的人道主义、慈善举动,在现实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在众人失去希望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作时显得格外可笑。也就是此时,扩音器突然失去了声音,电灯也灭了,城市彻底的陷入了黑暗。

第三次是六个人逃出精神病院,坐在医生家里得到了短暂的解脱,医生妻子对众人说:“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sup>②</sup>可见,通告已经成为那段炼狱般的日子代表印记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每个有过痛苦经历的人的不堪回首的记忆。由此可见,政府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既能集中人类的力量,又能摧毁人类。这里并不是说萨拉马戈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萨拉马戈在1989年4月18日接受若泽·卡洛斯·德·瓦斯康塞洛斯的采访时说:“党是太阳,是上帝,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某一次曾这样意味,而我们知道也确实如此——在阳光下面人们不时地不去寻找阴凉,并不意味着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没有他们的怀疑,甚至与上帝发生冲突……”<sup>③</sup>萨拉马戈只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和有良知的作家,在探讨人类命运前途问题。

#### 四、盲人是统治者的地狱

正如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盲人也成为了统治者的“地狱”,当局将第一批盲人关入了精神病院,也将自己关在了精神病院外——一个更大的精神病院中。失明症并没有得到遏制,每一天都有新的失明症患者出现,每一刻都有新的事故发生。虽然政府宣称新发病者数目有所降低,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事实上却是:“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突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sup>④</sup>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召开眼科和神经病学会议,然而在会议进行中就有某些发言者大喊,我失明了我失明了。隔离法已经控制不住盲人了。于是官方又企图主张把失明者关在自己家里,然而人口少的家庭全家人都一起失明了,只能一起走路一起摔倒一起死亡。最初发生了交通事故,交通运输企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只是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然而随后又发生三次交通事故包括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由于两名驾驶员同时失明了。最后没有人再乘坐交通工具了,交通瘫痪了,电力水力停止供应了,政府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局面。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61.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23.

<sup>③</sup> 卡洛斯·雷伊斯·孙成放译,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泽·萨拉马戈访谈录[J],外国文学,1999,1.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00.

首先,从统治者上层来说,盲人的增多无疑使他们陷入了一个怪圈。超级市场被抢劫,银行被围攻,传媒报喜不报忧,已经没有人肯相信政府相信媒体,统治者既恐惧不采取措施事态严重到威胁其统治,又害怕采取了不得当的措施受到更多群众的围攻。于是他们不停的镇压人民,而人民不停的通过各种方式回击。当所有的人们全部失明的时候,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自然而然的被盲人们瓦解了。

其次,从统治者下层来说,也就是实施统治者命令的士兵警察们,他们既是命令的执行人,又是命令的被害者。正如最初带走失明症患者的那些警察们,和最初看守精神病院的士兵们,他们最先被传染了失明症,甚至一些制止围攻银行的警察最后也变成了暴动者中的一员,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存款在银行中。“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sup>①</sup>这是盲人们在等待食物时议论的话。确实如此。士兵们害怕被感染,却又不得不看守着盲人们。

正如萨特在《禁闭》前言中所说“我们运用他人掌握的手段,运用他人判断我们的手段来判断自己。不管我对自己怎么想,反正他人的判断已经进入我的脑海,不管我感觉自己怎么样,反正他人对我的感觉已经在我身上扎根。这就是说,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于是我当然犹如处在地狱里。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sup>②</sup>也就是说统治者是运用盲人们来判断自己的决策的,失明症患者的感觉已经在统治者身上扎根。统治者就是这样依附于人们中,他们依赖人们而生产生活,当正常的人们都变成了盲人,统治者也随之逐渐灭亡了。

## 五、唯一的明眼人是盲人们的地狱

在《失明症漫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就是医生的妻子。她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具备着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所具备的所有优秀的品质。她对待同类善良真诚,对待丈夫忠诚热忱,对待信仰虔诚认真,对待恶人英勇机智果敢,对待老人和孩子充满爱心。

首先,医生的妻子作为唯一一个明眼人,看得到失明者肮脏的肉体与灵魂。在精神病院内,她看到了偷车贼与第一个失明者的打斗,戴墨镜的女孩与偷车贼之间的纠缠,斜眼小男孩尿到了裤子里,也看到了偷车贼被乱枪打死时的惨状,在食品缺少时有的盲人开始偷窃盒饭,丈夫与戴墨镜的姑娘的性交……一切粗鲁肮脏龌龊似乎都在她的眼中。她不厌其烦的告诉同宿舍的盲人们,如果不能完全像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量努力不完全像动物一样的生活。然而一个残酷的盲人王国还是在精神病院内形成了。那些缺乏自尊自爱心的人将走廊和必经之地变成了厕所,人类的粪便尿液占领了每个角落,200多个人排出的臭气和汗水令人作呕。走出精神病院后,她也见证了城市的堕落和人性的灰暗。盲人们成群结队的寻找食物,原来的家庭走散了,再各自自由结合组成新的,街道上到处是被雨水泡软了的粪便,商店里为了方便人们发明的家用电器无一例

<sup>①</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2.

<sup>②</sup>萨特:关于〈隔离审讯〉[J].快报周刊.10月11-17日.

外显得荒唐怪诞,一个老太太生食兔子和鸡肉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被废弃的楼里,人类的尸体散落在城市中,动物们啃食着人类的躯体,恶狗啃咬撕扯同类的尸体。然而,是她终结了同伴们没有目的性的漫游,她作为他们的眼睛帮助他们寻找食物寻找住所,她不停的教导着大家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活着,她看穿了所有盲人的脆弱与不安,洞察了人性的所有邪恶和黑暗,那么她是一个救世主一般的人,一个上帝一般的人。“只要有一个他人,不管是谁,他在哪里,他与我的关系如何,我就拥有一种外在、一种性质,我最原始的堕落就是他人的存在”<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盲人们的地狱。

其次,医生的妻子代表着正义,她杀死了盲人歹徒头目,她是邪恶者的“地狱”。她有一把剪刀,在第一次盲人歹徒团伙要求人们用金钱和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时,她就望向了那把镀镍剪刀两片闪闪发光的剪刀片,把这把剪刀藏了起来,并且似乎本能地在夜晚溜到盲人歹徒的宿舍进行了侦查,了解到他们一共 20 个人,有人值夜;当第二次歹徒们要求女人们用肉体来换取食物时,她又将目光投向了那把剪刀,于是她蹑手蹑脚的靠近正在寻欢作乐的盲人歹徒,用剪刀毅然决然地结果了盲人歹徒头目,并趁着混乱救出了另一个宿舍惨遭蹂躏的 15 个女人。

从医生的妻子与丈夫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女人,面对悲惨的世界也产生过怀疑,她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中,她说自己并不是女王,只是一个生来就注定目睹悲惨场面的人,她试图照顾到所有的人,想要告诉所有盲人她能够看得见。她的心里始终有一处极为柔软的地方,比如她看到盲人恋人在一起做爱的场面,忍不住流下泪来,幻想着他们是一对在影院里的恋人,即使身处地狱中,爱情还是让人觉得温暖和美好,诚挚的爱情还是能够打动人心,再比如她怜悯着戴墨镜的女孩和丈夫,他们背叛了她,然而她还是理解他们,即使对待歹徒,也因为他们是盲人而心生怜悯。因为她始终“注视”着他们。什么是注视呢?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做了极为细致的论述。杜小真在其《萨特引论》中总结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自为的存在。但当一个他人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注视我的时候,我本身就发生了变化。在他人的注视下,我就成为了“为他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自在’了……在别人的注视下,我变成了自在的存在,我成为世界上的我之外的我的存在,成为了非我之我。”<sup>②</sup>盲人们在医生妻子的“注视”下,从“自为”的存在转化为“自在”的存在,他们逃脱不了别人的目光,改变不了医生妻子眼中的形象,所以在《失明症漫记》中,医生的妻子——唯一的明眼人是盲人们的“地狱”。

## 第二节 生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伴随着宗教与传统信仰的毁灭和科学主义的死亡而来的。萨特主张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说,提出来处境中的人的自由论题。号召人在自由选择的行动中不断创造出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的行动甚至对整个世界负责。他认为,

<sup>①</sup>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06-307、309.

<sup>②</sup>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8.



人只有靠自己,才可以自救,号召人们摆脱既定的一切,依靠自由去创造未来。在萨特看来,行动就是要去改造世界的面貌,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去创造一个结果,行动是通过意向性的原则来实现的,行动本身包括着目的、行为与结果三部分,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人命定是自由的,人就命定需要选择。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计划,一旦被抛到人世间,就不断的进行自由选择,不断的自我创造自己的本质,不断的充实和造就自己。

《失明症漫记》充分的体现了萨特的这一哲学思想,这里选取几个典型人物进行论述。

## 一、 医生的自由选择

从医生本身的个性特征来看,他坚守着医生的职业操守,认真的为病人做检查,发现自己无法解释的病症努力钻研,积极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当失明症确诊为疫症时及时向上级汇报,是一名合格敬业的医生。然而,他无法逃离选择的命运。尤其是成为失明症患者之后,他的“自由”受到了挑战。萨特说“人命定是自由的,他把整个世界的重量都担在自己肩上:作为存在的形式,他对世界和他自己负责。”<sup>①</sup>实际上,萨特在这里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是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医生作为一名普通的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不能创造自己的肉体,无缘无故的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另一方面,他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当医生处于一种莫名变为盲人的处境中,他的自由就受到了挑战,然而,他始终是作为自由的个体存在的,因此成为盲人的处境是自由限制的依据。

当然,医生仍然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处境是处于两难的处境,那么无论他是盲人还是非盲人,他都要面临着自由选择。处境并不能阻止人的自由选择,人在一切的处境中都具有同样的自由。那么医生在变为失明症患者后,仍要面临着种种选择。

第一,人性与兽性的选择——人性。任何社会要想达到发展的目的,都必须直接切入人性的探讨与研究。这一点,早就已经被休谟、罗素、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哲学家关注,在方法论上得到证实。人性与兽性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同时又直指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强调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或者人性与神性的差别。实际上萨特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或者可以这样说,萨特认为的人性实质上是人的自由,“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工作和信仰进行自救——虽然我两手空空,一文不名。”<sup>②</sup>他的自由选择中没有善恶标准,也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自由。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中的医生失明后,面临着对人性与兽性的重新界定。选择兽性可以不帮助受伤的同伴,不理睬妻子的安慰,随地大小便,任尿水汗水各种肮脏之物掩埋自己,与其他盲人一样随意选择女人性交,不去掩埋死者的尸体,让人体与动物一样曝尸荒野。然而作为一个文明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最高级的最优秀的人,他在失明的处境中又显现出了各种矛盾与痛苦。“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

<sup>①</sup>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495.

<sup>②</sup>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7.

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人变成野兽有许多办法，他想，而这是人变兽的头一个。”<sup>①</sup>最终，医生没有选择成为野兽，他的身上体现着原始的人类的自尊自爱的天性，也或者是多年行医和教育令他始终不曾将自己与其他盲人一样降低到野兽的级别。然而，人类毕竟还是动物，渺小的兽性总是会在人类遇到某些处境时爆发出来。比如在面对性的诱惑上他的兽性得以显现。

第二，性欲与爱情的选择——爱情。小说中有一处前面论述也曾提到过的细节，那就是医生与戴墨镜姑娘的性交。医生像梦游一样朝着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该发生的事情后来都发生了。如果不是处于失明的状态，想必这是一次对爱情的背叛。令阅读小说的读者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一边是年老但一直相濡以沫，并在其失明时义无反顾追随他帮助他的结发妻子，一边是年轻漂亮并无太多感情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姑娘，在这一夜，情欲是否战胜了爱情。医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

“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寻找什么可的扶地方，然后站在床旁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意，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别人领着”<sup>②</sup>他们的床成为了爱情的归属，最后他还是回归了自己的爱情。而留下了戴墨镜的姑娘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自己的床上。萨特论述爱情时，认为爱情与语言和受虐色情狂一样是属于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在对待别人第一种态度失败后是采取第二种态度的契机，而情欲与冷漠、憎恨、性虐待狂一起是对待他人第二种态度之一。然而在萨特看来情欲是注定要失败的。

“性交通常是情欲的完结，而不是它的真正目的……”“快乐，事实上——像铭心刻骨的痛苦一样——引起一种作为‘期望快乐’的反思意识的显现，快乐是情欲的死亡和完结。它是情欲的死是因为它不只是情欲的完成并且是它的终点和它的目的”<sup>③</sup>也可以说，是作为丈夫的医生的选择令情欲失败了。

总体来说，萨拉马戈笔下的医生是在不断的进行着选择，从选择告知当局，祈求当局赋予人道主义帮助，到进入精神病院后始终恪守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的准则，这期间不乏痛苦、矛盾、失落、交出自己妻子换取食物的无奈，但他还是在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 二、医生妻子的自由选择

毫无疑问，医生的妻子是小说中最为完整的人类，也是一个最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存在。她是萨拉马戈笔下的理想人格的载体，具有人格的圆满性，即在精神、能力、体魄乃至灵魂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具有存在的稳定性，对希望不舍弃，理解人生的意义，既充满怜悯慈悲的感性力量，又具有理性的目标、节操和品质。她的自由选择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趋利避害，更代表着一群盲人的自由选择，代表着处于困境

<sup>①</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7.

<sup>②</sup>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42.

<sup>③</sup>萨特：存在与虚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10.

中的整个人类的选择。在有尊严的像人类一样生活与毫无廉耻的像动物一样生活中，她选择前者，在正义受到挑战，邪恶统治精神病院时，她选择了正义，进行了为正义而杀人的人道主义自我救赎，在明眼人和失明者的关系中，她既没有选择做作威作福的国王发号施令，也没有选择做所有盲人的奴隶，而是选择成为一个悲天悯人的慈悲者，尽量去帮助盲人，同时也确保着她的同伴们的安全与生存。

第一，尊严与羞耻的选择——尊严。在未发生失明症之前，或者在萨拉马戈没有设想这样一个寓言一般的故事之前，人类社会正在有条不紊的慢慢向前蠕动，虽然不是前所未有的特别的坏，但也不至于特别的好，此时的主人公——医生的妻子拥有体面的生活，良好的生活环境，充足的衣物和食品，清新的空气，方便的交通，完善的医疗保障，她有充实高尚的灵魂和和谐的夫妻关系。然而，当丈夫开始失明，她选择与他一起进入精神病院接受隔离，她开始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所谓处境在萨特看来就是自在的偶然性与自由的偶然性的共同产物，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要么一直睁开眼睛过着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要么闭上眼睛与羞耻在一起过低等动物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成为失明症患者后，没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医疗设施，没有的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那么此时的医生妻子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灵魂么？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她毅然的选择着人类的尊严。剥夺人类尊严的途径有许多，生存受到威胁时尤其如此，人类可以退化到史前：生食动物，男女随意结合，成群结队觅食，不洗澡不穿衣，更不埋葬和纪念死者……而她去要求卫兵送来铁锹埋葬死者，不仅是给予生者良好的生存环境，更是给予死者尊严；她埋葬了独自住在戴墨镜姑娘家楼里的老太婆，并且坚定的连想都没有想就向世界上所有的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她清洗了被蹂躏致死的失眠的女人的身体，她生前被践踏的尊严在洁净的尸体中复原；她反复强调即使不能像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也要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存；在她与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医生丈夫和斜眼小男孩，戴墨镜的女孩与戴眼罩的老人一起生活时，她负责为他们寻找食物，给他们读书，就像《十日谈》中的那一群讲故事的人一样隐居在肮脏的城市中，一个一个的由她读出的词汇就是人类最美丽的尊严。

第二，正义与邪恶的选择——正义。正义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它的产生与存在依赖于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精神状况。可以这样说，在没有邪恶的基础上正义是不存在的，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丰富，能充分满足所有人的任何需要的时候，正义是不存在的，当人们心中充满了慷慨、友爱、怜悯等高尚的情感时，把维护他人的利益当做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样，正义也是不存在的，反之，当人们的精神处于极度野蛮的状态，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正义这个字眼，当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只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保就是正义，然而人类社会并不总是或者说从来没有处于过那种极端的状态。在精神病院的小社会中，出现了无故抢占食物资源的强盗，不仅抢夺生存的必需品，还肆意侵犯人类的尊严，强暴女人的身体满足淫欲，此时正义呼之欲出。医生的妻子可以选择每次满足盲人歹徒的欲望换取食物，但一直以来对崇高生活的信仰让她无法屈服于那种屈辱，她将目光投向剪刀，尽管她根本不愿意去想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悲剧，她还是杀死了他。“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

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sup>①</sup>邪恶给社会带来损害,正义会给社会带来利益,这就使我们赞成正义,谴责邪恶。正义依然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最美好的品德之一,也是作为自为的人自由的品质之一。

第三,国王与奴隶的选择——慈悲者。小说中直接写到“至少会变成大家的女仆,甚至也许会成为一些人的奴隶。”<sup>②</sup>“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sup>③</sup>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她在精神病院中的生存状态。她可以组成一个组织,作为他们的眼睛和领导者,指导盲人怎样生活,这样她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不仅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还要为他人的选择负责,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或者她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让她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这样她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她会被责骂被劳累,甚至会遭受嫉妒而引来怨恨。最终,她选择成为一个尽量帮助人们的慈悲者。借助于慈悲的情怀,一个人的情感就可以变成其他人的,乃至一切人的共同情感。她并不厌恶丈夫与戴墨镜的少女的性爱,反而是怀着怜悯的情愫帮助丈夫回到自己的床上的,她也不反感那对在她注视下做爱的盲人恋人,“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人。”<sup>④</sup>休谟说,仁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心境,它的基本特征是对人类的普遍的、不计个人利害的爱。那么,仁慈自然可以成为有力的武器,奋起反抗偶然性的武器,反抗阻止自由的武器。他人的幸福是仁慈者快乐的天然倾向,他人的苦难又直接影响着仁慈者痛苦的天然倾向。作为一个怀有悲天悯人情怀的高尚的人,医生的妻子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 三、戴墨镜的姑娘的自由选择

戴墨镜的姑娘在小说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未被传染失明症之前,她是一个妓女,然而又与只为金钱与他人上床出卖身体谋生的娼妓不同,在被传染失明症之后,她也被关入了精神病院,她照顾斜眼小男孩,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分一些给小男孩,在遭遇非礼时勇于反抗偷车贼的性骚扰,偷车贼因为腿伤丧命她愧疚的流下眼泪,又因为同情老人而躺到戴眼罩的老人的床上主动奉献自己,鬼使神差的情况下与医生发生了一夜情,在歹徒霸占食物要求女人服淫役,她不退缩,为自己与同宿舍的人争取生存的权利,逃离精神病院后自愿与老人结成夫妇……总之,在她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第一,失明前她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有人把卖淫制度当做文明社会中婚姻制度的补充,勒基曾说过娼妓是保护家庭洁净和妻子儿女清白的工具,在传统的社会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一度尤其讲究贞操和德行的时期,男子们找不到良家妇女所以卖淫的需要就出现了。而对于现在社会来说,卖淫的制度实际上在渐渐的衰弱,如果要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07.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4.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3.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25.

追根溯源的话卖淫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人轻视的,最初的妓女是用来献给男神或女神的女祭司,她的服务实际上是一种礼拜。对于戴墨镜的姑娘来说,她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无关乎道德,如果女人为了金钱与别人上床便可毫不犹豫的将她规划为娼妓之列,那么她无疑是这种主流社会摒弃厌恶的一种人,然而她有正常人一样的职业,并不需要时刻准备着出卖肉体换取生存的必需品,那么她的选择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自然也要为其自由选择的结果负责,在失明后她认为自己因其不规行为和不道德的举止受到了惩罚。人的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因此人从始至终一直到其死亡都在面临着选择,那么失明后她依然面临着选择。

第二,失明后对感情与欲望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失明是一种净化。尤其在戴墨镜的姑娘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身上复活”<sup>⑥</sup>,在狂欢化的性解放后,姑娘重新定位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性的关系中总是出现经济动机那么其结果总是有害的,尤其以食物来换取性与以金钱来换取性一样是遭受人类鄙视的。从两方面来讲,首先会给女人的身心造成损害,健康遭受威胁心灵受到摧残,其次会给男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在看不见之后,姑娘的选择对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失明症无疑使家庭没落了,人们不再需要获得新生的劳动力,因为已经无法正常的劳动,那么作为稳固家庭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人们自由结合,那么其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逃避孤独。戴墨镜的姑娘选择医生,是一种遵从知识和从属经验的体现,选择戴眼罩的老人,完全是一种逃避人生的孤独的体现,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与欲望相比,年迈的老人并不能过多的带来激情和性体验,那么姑娘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尊重感情需要的选择。在恢复视力后姑娘也必须要承担其选择的后果。

#### 四、老人与孩子的自由选择

带黑眼罩的老人在小说里具有一种寓言的形象,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偶然性的体现,他为精神病院里的盲人们带来了外界的信息,通过他的小小的收音机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世界的窗口,在医生的妻子杀死盲人歹徒后,他选择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侧,主张反抗不公正的压迫;斜眼小男孩也是小说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先他是一个孩子,正处于探索世界、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年龄,本该具有天真烂漫的性格,然而却在进入失明的世界后更早的了解到吵架、殴斗、性交、杀人等等不该他了解到的丑恶,孩子选择了逃避,他没有再提起自己的妈妈,直到最后他的生理愿望都得到了满足——在医生家里可以吃到食物,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洁净的水可以喝,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提起找妈妈这件事。

第一,戴眼罩的老人是偶然性的体现。在《存在与虚无》中,偶然性发展成为萨特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他认为一切都是从偶然开始的。自在的存在是偶然的出现在那里,自为的存在也是荒谬的无缘无故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两种存在的本身是偶然的,他们的相遇更是偶然的。“根本的问题是偶然性。归根结底,我要说存在不是必然性。

<sup>⑥</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66.

存在，就是在那里。如此而已，存在物显现着，任凭彼此相遇，但是人们永远不能还原它们……偶然性并不是一种伪装，也不是人们能够消除的一种显像。它是绝对的，因而是十足的无用性。一切都是无用的，这个公园，这个城市，乃至我自己……”<sup>①</sup>小说中戴黑眼罩的老人正是因为这种偶然性出现在医生所处的宿舍。“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并不是头一个偶然事件，远非头一个，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宿舍就能明白……”<sup>②</sup>那么由此可见，萨拉马戈如萨特在《恶心》中描写的那样，也希望读者能看到存在与人生的偶然性。戴黑眼罩的老人是偶然间被推挤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的，他本人又偶然性的选择了右侧第一间宿舍，第一间宿舍偶然的空有一个床铺，而且这个宿舍被医生妻子一遍一遍的教导要努力不像动物一样生活，所以他偶然的受到了欢迎。这是自由选择与偶然性的完美结合。

第二，孩子在自由选择中逃避（恶心）。最初，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清脆的声音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之后几个小时打听一次，每当肉体摆脱了简单而又紧迫的生存需求产生的个人主义躁动后他还是会想念母亲。随着在精神病院内枯燥的时光流逝，他逐渐忘记了母亲。萨特在《恶心》中为洛根丁设计的出路就是这种逃避。全面否定这个世界，消灭偶然性，向着与世界相反方向的另一个世界逃避。恶心感就是这种逃避的前提，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在对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就会产生这种不适的感情。为了躲避这种焦虑、恶心等选择行动面前的体验和情绪，人们采取“自欺”，在这里体现为遗忘。这是孩子自己选择的，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忘记母亲，但人性就是如此不禁考验。走出精神病院住在医生家里，小男孩已经有了安身之所，每天不必忍受恶心糟糕的生活环境，但此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找妈妈，意味着人类已经完全忘记了伦理亲情，如果失明症继续这样蔓延下去，人类终究会灭亡，而这种彻底的毁灭是人类自己选择的，是代表未来的孩子自己的选择。

总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在不断的选择，这种自我行为选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绝对自由的。也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每一个人的性格的丰满，虽然灾难性的失明症是偶然的，但正是这种偶然性，促成了人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依无所靠，只有自己才能够救自己，在行动中选择，即使已经失明，仍在作为人，自为的存在，努力生存。

<sup>①</sup> 萨特：《恶心》[M]，伽利玛出版社，1938：167。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96。

### 第三章 灵魂的失明与再生

#### 第一节 灵魂失明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勾勒了一个盲人的混乱不堪的世界，同时也描绘了一个人类灵魂失明的世界。肉体上的失明与灵魂上的失明是同步的。实际上萨拉马戈想表达的是“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sup>①</sup>身体的失明，导致了无法看见他人，而他人身体上的失明，又导致了他人无法注视我，我就成为了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单独存在，我虽然是自由的，依然可以做出自由选择，依然可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但是此时我的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一种是失去他人的注视，我被非物化了，我不会感到痛苦、混乱与不安，不依赖于他人的判断，我更加的自由；另一种是我们只有通过他人的身体，在他人的身体中才能发现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无法注视他人，无法限制他人的自由，因此失明的我更加失去自由。这两种关系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并不矛盾的。简而言之，《失明症漫记》里人们肉体失明了，精神上更加自由了，可以随意生存甚至裸体、生食动物，与之前相比，行动也更为自由，不必考虑他人的感受；而人们灵魂上失明了，无法看到人类前进的方向，只能堕落，与之前相比更加失去自由了。这里主要从后者上进行分析，《失明症漫记》这部小说体现了萨拉马戈对人性、信仰、善恶、孤独的深入思考，这与萨特的哲学观点又一次不谋而合。

##### 一、信仰的丧失

信仰作为宗教术语，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传统的西方社会认为，美好生活在于追寻对上帝的信仰，在信仰中达到生活的目的，上帝是永恒的，是绝对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生活的真谛在于信仰上帝，上帝给予生活者一切。人世间不断追寻的旅程也是一个人不断选择的过程，因为人生来要克服许多的恶，人的原罪使人容易受到诱惑，人必须通过意志克服恶，最终在来世达到信仰的生存的幸福。追求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等世俗的快乐的人的幸福是虚幻的，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对真理的热爱，而真理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因此为了信仰，人必须放弃尘世的快乐，摒弃肉体的欲望，沉溺于肉欲的生活是恶的生活，也就是背离上帝的生活。而上帝的意象是随着基督教的漫长发展逐渐形成的。根据《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记载，把上帝看做“自有永有的”、“永存者”、“绝对者”和“无限者”。基督教认为上帝的神性不可言传，不能用任何概念来对其做肯定的规定，只能定义其不是什么，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使人们摆脱了最初对未知的恐惧感，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7.

宗教逐渐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信仰的第一次丧失，特别是尼采大声喊出“上帝死了”，给基督教文明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衍生而来的西方文明蒙上了灰色，信仰自身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及其神学以至于基督教文明本身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基督教所宣扬的东西，人们内心深处一直遵循的信仰，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都死掉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基督教的上帝”杀死了“犹太教的上帝”，那个拥有至高无上荣耀和权柄的上帝杀死了以色列人软弱无能的“悲情”的上帝。再一次审视信仰，再一次谈论人的罪孽、苦难、救赎、公义无疑已与上帝无关。如果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再谈论上帝的全能是不可能的话，那么谈论十字架上受苦难的上帝却是恰如其分的。于是在十字架神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位一体的上帝概念，对被钉十字架者的复活的信仰再一次复苏。

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显示了第二次信仰危机：我们的世界处于困境。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上帝，例如在小说第15章“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与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sup>①</sup>被人敬仰被人膜拜的偶像失明了，像普通人一样。因为他看不见人们的不幸与苦难。每当遭遇不幸，人们都试图寻找一个理由，尤其习惯于将苦难归结于缺乏信仰，有人说人若不信仰上帝，就可能既无幸福又无美德。实际上这还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心理在作祟，人们信仰来世的生活，就应该彻底打消对死亡的恐惧，然而最虔诚的信徒对死亡还是怀有禁忌和敬畏。灾难充满着偶然性，失明症是偶然间爆发的，也是偶然间从一个盲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的，偶然间在诊所看病的几个人聚集在了同一个宿舍内，唯一的明眼人也是偶然的没有任何原因的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失明的人。为什么会产生失明症？难道真的是上帝面前人人有罪吗？真的是上帝在惩罚着对他表示怀疑的怀疑论者吗？那么一直对他产生怀疑的医生的妻子为什么没有受到失明的惩罚？

萨拉马戈并未给予解答。圣经故事经常遵循着三段式的人类历史景观和个人生命历程：人神合——人神分——人神再合。在萨拉马戈这个寓言故事中也遵循着人类苦难的历程：肉体的失明——灵魂的失明——肉体的复生。然而却没有给出人类灵魂复生的答案。艾略特在其荒原中以独特的象征手法勾勒了20世纪人们的世界：春天是最残忍的，植物不再生长、动物灭绝、妇女不再生育。“一堆支离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sup>②</sup>那么《失明症漫记》中，教堂内所有的偶像双眼都被捂住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7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住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sup>③</sup>对信仰绝望，对世界绝望，对这场灾难绝望，萨拉马戈借医生之口说出“上帝不值得一看”。<sup>④</sup>萨特认为“上帝不存在，意味着统一的伦理道德，善与恶的标准不存在，每个人自己选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28.

<sup>②</sup>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M]，裘小龙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68.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60.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62.



择自己的未来。所以萨特的无神论说明:‘他把赌注下在人身上,而不是上帝身上’”<sup>①</sup>于是信仰就这样被彻底瓦解了。

## 二、善恶感不复存在

人们灵魂的失明导致了善恶感的不复存在。善与恶概念的模糊更加速了人类灵魂的堕落。《失明症漫记》中的人们在未失明之前,还是遵守着从古至今的善恶伦理观念,所谓的善,是人们所欲望的东西,也就是存在的属性,与事物的本质一致;所谓的恶则与善截然相反,是人们所厌恶的,是存在的缺损,不符合事物的本质,不被理性所承认。最早的西方善恶观起源于古希腊,最初的文字表达,经常与好坏、爱恨、美丑、悲喜等日常表达用语纠缠在一起。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经验,感性认识,之后上升为理性概念和抽象的概括性的道德评价。善来自于古人对健美的身体、强大的力量、辉煌的战功的欣赏,对享乐和财富的向往,以及对智慧和技术的推崇和诚实、友谊、爱情的赞美。当人类开始将上述美丽、智慧、爱情、诚实等视为善时相应的也有了对于恶的明确看法:疾病、瘟疫、战争、灾难、残暴、谎言、背叛、死亡、抢劫、强暴等等,人类惩恶扬善,趋善避恶的态度逐渐鲜明。中世纪的善恶观以神学为基础,突出上帝是至善的原则,规定着人性要向善,执着于对善的追求。上帝是完美的,人类自身携带着原罪和罪恶,人生要避免现世的安稳与享乐;文艺复兴时期声讨了神学的善恶观,宣扬纵情享乐,自觉揭示了人性善恶,开启了近代对善恶的讨论。从培根、笛卡尔到霍布斯、洛克,从斯宾诺莎、休谟再到康德、密尔,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各位思想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理论家都对善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失明症漫记》描写的是现代社会发生的寓言故事,此时西方现代社会的善恶观正在伦理学科学化的曲折道路上前进。尼采认为“所有能增强感情权力、权力的意志和生命本身的权力的都是善。恶是什么?所有削弱这一切的都是恶。”<sup>②</sup>他号召“重估一切价值”,包括善恶,他在“恶”中看到了“善”,所谓“恐怖”、“残杀”之类,其实是生命意志的本质体现,强力意志正是不断的打破传统的善,在激烈的竞争与搏斗中追求自我。如此反传统的反道德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缺陷。《失明症漫记》中当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一脉传承的善恶观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灵魂已然不在,善恶也已不分。小说中有两次明确的提到善恶。第一次是在第10章,“长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恶之中,也可能有一些足以使最坏的恶成为一般恶的善的存在,只要有耐心;”<sup>③</sup>此时人们开始习惯了自己的财富与金钱去不等价的交换食物,而对方是无需付出劳动只靠武力强行霸占食物的强盗。这种恶在还没有失明的人看来,应该算做恶中之恶,用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作为要挟,要挟的对象是一群没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盲人,人性的自私邪恶暴露无疑。然而对于盲人们来说,这种恶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转变为可以忍受的“恶”。只需要付钱就无需担心下一餐的到

<sup>①</sup> 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4.

<sup>②</sup> 黄振定:《上帝与魔鬼——西方善恶概念的历史嬗变》[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273.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23.

来,有些盲人甚至开始无忧无虑的安睡,只有少数人因为失去人的体面而心力憔悴。第二次提到善恶是在第15章,医生的妻子带领着这6个人来到医生家,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情况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着眼点不同而已……”<sup>①</sup>这里提到的善恶,无疑是人类最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在一群失去视力的人那里,这种善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返回了原始的荒蛮,回归了最野蛮的时代,而此时提出善恶让读者明白,这7个人组成的团体、群集,是与那些已经失去灵魂的人不同的,他们举起杯子,饮用着没有被污染的纯净水,就像喝着圣水,这个举动在未发生灾难时是那么平常,而在这个每个人都失去灵魂,失去行动的自由,失去自我的时刻显得尤为有意义,他们在雨水下洗清自己的肉体,洗净自己的灵魂,而其他的盲人却只是无序的寻找食物,像动物一样只为吃喝拉撒,生理欲望的满足而存活下去,因为他们失明了,他们的灵魂也跟着失去了视力,简单的阐述其逻辑关系如下图:



而在萨特的哲学理论中,没有完整的明确的关于善恶的描述,但在其文学作品中不无体现他的鲜明的善恶观。他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永恒完美的东西就不存在,善与恶的标准也不复存在。在1951年发表的《魔鬼与上帝》中隐匿的探讨了善与恶,主人公格茨是贵族与农民的私生子,同时遭到了两个阶层的唾弃,最初他选择了恶,宣称要成为魔鬼,对抗上帝:他带领军队屠杀无辜的生灵,变化无常,时而联合一些人反对一些人,时而又联合敌人,背叛所属的这群人,他是为了作恶而作恶,一种绝对的恶。但是他的恶什么也没有摧毁,没有动摇社会的根基,没有颠覆社会的政权,他所摧毁的只有人,后来他的作恶被他人利用使他大为恼火,靠投掷骰子决定顺从上帝,创建“太阳城”行善。然而行善的结果是使农民更加的不幸:馈赠土地引发了战争,农民过得更加苦不堪言。最终他终于明白无论行善与作恶都与人无关,而与上帝有关,结果都必然会失败。于是他开始行使人的自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那么萨特的“善”是自由的“善”,是人的“善”,萨特认为的“恶”也是自由之“恶”,是人的“恶”,一切与宗教信仰无关。萨拉马戈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失明症漫记》里涉及的善恶,不是圣经里的善恶,也不是基督教义里的善恶,但却是人之所以成为有灵魂的人,成为自由的人所拥有的善恶观。

### 三、人类始终孤独

双眼失明之前,人类是孤独的,双眼失明之后,人类更加孤独。这种孤独伴随着人类灵魂失明的到来愈发严重。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们本质上是孤独的,注定相互不了解,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24.

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自己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纠葛。表面的交际并不能缓解内心的孤独。盲人与盲人的交往并不能使彼此获得谅解与同情，相反产生了彼此的伤害、讽刺与背叛；医生妻子与失明症者的交往，并没有使她更快乐，反而使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给予第一个失明者以安慰，也没有从深层次上改变他内心的无助和孤独感。人类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人们能够忍受饥饿压迫等各种痛苦，却忍受不了全然的孤独。小说中有一个失明后独自生活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邋里邋遢，散发着酸腐霉烂的气味，她独居的房间只有一点微弱的光线，四处扔着兔子皮、鸡爪、骨头，盘子上沾着生肉与血渍，臭气熏天难以忍受，她就这样依靠着生吃兔子和鸡存活，然而后来后院的微缩的原始森林并没有枯萎，兔子和鸡也生长得很好，她却爬出公寓，倒在了街边，手里还攥着戴墨镜姑娘家的钥匙，死去了。人们猜测，也许她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了死神的逼近，所以来到了街上，也许她一心想把钥匙交给它的主人，也许她独自一人生活的太久了，变得疯疯癫癫，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想用死亡摆脱孤独。医生说“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sup>①</sup>这正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上的失落感，一些人可以在白天唱歌跳舞，与人群在一起，然而夜晚来临一个人躺在偌大的床上，却感觉到无比的空虚和失落。萨拉马戈想告诉人们，我们离自然太远了。

现代社会的人们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文明中，甚至连饮水和空气都被打上了人的印记，动物们住进了动物园供人们观赏，利用强风和水坝发电失去了和自然的山水亲近的机会，以车代步失去了和大地亲密的血缘联系，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电话了解外面的世界，地铁内公交车内看似拥挤的人群，实际上空旷不安，每个人的内心都拥有另外一个世界，别人打不开，自己也出不去。世界被高度的人化的同时，人类也被高度的物化。人们的生活太过拥挤，到处都是工厂、高楼、机械、汽车……而从古至今与人亲密无间的树木、花鸟、山川、河流、洁净的空气、生机勃勃的生物……这些都与人类生活渐行渐远。雅斯贝尔斯说，“在任何由交往消除孤独的情况下，都产生新的孤独”，人们试图用纸醉金迷的生活消除这种孤独，然而在消除独自一人存在的孤独后又会产生新的在人群中的孤独。这种孤独更痛彻心扉。人们一方面追求灵魂的不朽，一方面清醒的认识到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陷入对死亡的深深恐惧之中，会清晰的认识到了肉体终于渐渐的永恒的消失……

所以，当第一个失明者恢复了视力，肉体上的失明恢复时，所有人都疯了一样的高兴，医生的妻子在高兴的同时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孤独：“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狗如饥似渴地喝她的泪水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sup>②</sup>为什么会在兴高采烈的时刻感受到孤独？也许医生妻子发现自己将不再被大家所需要，也许她为自己的丈夫也即将恢复视力感到高兴喜极而泣，也许没有什么比喜庆的重生的节日更让人孤独了。萨特说，“上帝死了”对人来说绝不是一句廉价的口号，他将使人付出昂贵的代价，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窘迫，上帝死后人类将是被遗留下来的孤儿。然而，灵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46。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68。

魂的失明没能改变人类孤独的命运。孤独又是必须存在的，正如自由一样。孤独是人格觉醒的必经之路，人之所以是自为的存在，正因为本质是孤独的，可以不必为他人的理解受宠若惊，也不必为他人的不理解失魂落魄，人就是人，而非他物。虽然每个人都是荒谬世界中痛苦而孤独的存在，但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能通过自我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 第二节 灵魂再生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萨拉马戈探讨的主题除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自由选择、人性善恶、信仰和孤独等等，也分析了肉体失明与灵魂失明的逻辑关系，接下来主要探究灵魂该如何复明，是不是人的双眼复明了，精神也焕然一新，灵魂随之再生？再进一步阐述灵魂再生与自由存在的关系又是怎样？

尽管萨特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存在，但其存在主义与基督主义还是有一定类似之处。由于人的存在是在世的，人与世界密不可分，人的处境使人能够意识到自身，也能够意识到外部世界，所以人不可能离开尘世。慕尼黑认为这与晚期的基督主义具有相似性，他在《存在主义导论》与《绝望者的希望》中，指出存在主义中包含着宗教因素。上帝的“肉身化”与存在主义的“灵与肉体”、“入世”是相通的。在对待尘世的观念上，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基督主义也有相似：人们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而实现爱的行为，从而创建这个世界，然而人是具有原罪的，人们通过赎罪的行为规范肉身，与上帝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人总是要通过牺牲现世的享乐才能达到来世的幸福，因此现世是悲观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对现世也具有这种悲观的看法。自为的存在只要被抛入人世就会对这个荒谬、粘滞的世界充满“恶心感”。如果说基督主义里“灵魂”是指不朽的，与上帝接近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提到的灵魂就是自由的代名词。灵魂再生的时刻是人类重新拥有行动自由的时刻。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失明者不具备自由，失明者依然可以选择，依然可以做出选择后的行动，正如萨特所举的例子：一个囚犯可以永远自由努力越狱，不管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设计自己的越狱行动，但并不代表他真的能自由的离开监狱。选择的自由是永恒的，失明者可以选择努力像人一样活着，也可以选择像野兽一样生存，所选择的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然而自由并非没有限制，那么灵魂的失明就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也就是人们所处的处境，而灵魂再生，也就是说处境由“障碍”变为“帮助”。（“这块岩石，当我要搬动它的时候，石头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反抗力，但当我要登上它观赏风景时，它对我又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帮助……岩石是中性的，它等待着某种结果来说明它是一个敌人，还是一个合作者”<sup>①</sup>）那么，灵魂是如何再生的？

### 一、灵魂的再生与信仰的重建

<sup>①</sup> 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3。

小说中有一处细节极为值得注意“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了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相等的同义词，但不该使用前者”<sup>①</sup>萨拉马戈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再生”与“复活”的差异。

“复活”是基督教的词汇，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上帝的“复活”，更是信仰的复活。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责难、被问罪、被吐唾沫、钉在十字架上，在嘲笑和讽刺中奄奄一息，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神了。人们带着困惑与不解，纷纷离开了他，这就是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耶稣基督吗？这就是自称可以拯救人们灵魂的救世主吗？人们不懂他说的成了，只理解耶稣作为人对母亲说“我口渴”。然而三天之后，人们带着香料去涂他的身体，却见证了他的复活，真的印证了他在加利利时说的话“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接着福音书叙述了耶稣复活后在几个场合的几次显现，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耶稣与多马的会面。那些门徒告诉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天，多马和门徒们都在时，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sup>②</sup>最后耶稣在“与你们同在”的诺言中升入了天国。耶稣的“复活”象征着他是上帝的化身，象征着耶稣最后的胜利，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是为人类赎罪，他的复活又许诺给信仰他的人以永生。“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sup>③</sup>由此可见，“复活”是神的“复活”，他的复活使人们重新相信上帝，重新确立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上帝虔诚的追随者。

然而，在这里萨拉马戈很明显不是在传教，他还刻意让读者看清楚“复活”与“再生”是有差别的。那么医生的妻子是在布道吗？她是想说上帝之光照入人们的眼底，失明者必将重新获得再见世界的权利吗？她只是在盲目的相信，或者她只是不忍心生存在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于是在绝望的逆境中，成为了信仰的传道士？可是尼采说，上帝死了。萨特说，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这种信仰就不是“复活”的信仰，而是另外一种非神化的“复活”——“再生”。“再生”是失明者双眼的“再生”，是平凡人的生命的“再生”，是现代文明社会人类的“再生”，那么“再生”就是信仰，每一个为信仰奉献自己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对灵魂的“再生”坚定不移的医生的妻子使我们油然而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肃然起敬。

## 二、世界与人生的重建

在《圣经旧约》中，有一则诺亚方舟的故事，亚当的后代日益增多，他们最初还很

<sup>①</sup> 若译·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47。

<sup>②</sup> 金丽：圣经与西方文学[M]，民族出版社，2007：94。

<sup>③</sup> 金丽：圣经与西方文学[M]，民族出版社，2007：94。

善良,但随着人类的繁衍,世风日下,人类开始了欺诈、偷盗、说谎,一切恶劣的本性暴露出来,上帝看到罪孽深重的人类,非常后悔自己创造了这群邪恶的生灵,使纯洁的世界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于是上帝决定将飞禽走兽、各种生物,包括他亲手创造的人类从地上消灭,重新塑造品行端正的人。有一个叫诺亚的人,一贯听从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虔诚,于是上帝挑选他委以重任,命他造一艘大船,让其家人都要进入方舟,各种动物按种类每种雌雄一对领入方舟,保存生命,之后上帝用洪水淹没了大地,所以邪恶随着生命一起消失,只有诺亚一家人和方舟上的生物存活了下来,他们重新建立了整个世界,为了感谢耶和华的救命之恩,诺亚献上了祭品,上帝与陆地上的生物立约:“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以及方舟中的一切活物立约:今后凡是有血肉的生物都不会再被洪水消灭,大地也不会再被洪水吞没。我要以彩虹为标记,只要你们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承诺,而它将永远存在。”<sup>①</sup>萨拉马戈也试图通过失明症摧毁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城市。“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如果你想让我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瞎了,其实是一回事”<sup>②</sup>人们死后才能再生,失明后才能更清楚的看清这个世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是需要重建的。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里萨拉马戈所指的是人类的世界,有人说人类社会是人类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有人认为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人说社会是以共同的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萨特认为,社会以稀有为前提的集团的形成和分解。只有推翻一个人们熟悉的世界,才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确实在失明症的肆虐下被彻底侵蚀、彻底重建了。

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常规来看白色是纯洁、光明、清新、善、天使与上帝的象征,人们用白色比喻刚绽放的百合,纯洁的少女,万物的启蒙与复苏……反过来,黑色是阴暗、抑郁、不可见、恶、魔鬼的象征……人们用黑色比喻夜幕降临,死亡的意象,魔鬼的羽翼……但在《失明症漫记》中,人们失明时看到的却是耀眼的白光,没有方向感的闪亮的白色,如牛奶的海洋一般的白色,而复明时却是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突然变成了一片漆黑,可亲的黑色带给人们重见光明的希望。这种截然相反的寓意,预示着作者的明智: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人生与世界的重建才能使灵魂得以再生。

### 三、灵魂的再生与自由存在的关系

所谓灵魂,在最初的基督教宗教信仰中是《圣经旧约》中描述的那样:上帝用黏土创造了第一个人,起名叫亚当,意思是这个人来自尘土,然后朝他轻轻的吹了一口气,便在他的体内注入了一颗不朽的灵魂,于是人开始拥有了生命,他睁开眼,认出了他的主与创造者。实际上不仅仅在基督教中有灵魂的存在,在洪荒时期,它早已经产生了。山顶洞人把山顶洞分为三个部分,上层住人,下层埋葬死者,地窖内堆放动物的尸体。这说明他们已经懂得把死人与活人分开。并且他们还在尸体的旁边撒上赤铁矿粉,把石

<sup>①</sup> 金尼斯:魏兰、罗峰编译:《写给大家看的圣经故事》[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03.

珠子、边缘钻孔的鱼眼骨、带孔的牙齿放在尸体边做陪葬，这就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界的观念。人们相信死者的生命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延续。有一种除了肉体之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就是灵魂。西方社会的灵魂信仰特点是人神合一，死后人类的灵魂会升入天堂，回到神的身边。而中国古代的灵魂信仰认为天人合一，人类死后只不过是另一个异度空间内过着与生人无异的生活。

人死亡后，灵魂到底何去何从？这是哲学家和文学家始终不断探讨的问题。无论何种民族，何种信仰，对灵魂的探寻都是无法回避的。基督徒的灵魂升入天堂，印度教、佛教的灵魂轮回转世，道家长生不死，儒家回归祖宗，全都体现了各个民族整体的世界观、宇宙观。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多次提到上帝：“若果真如此，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sup>①</sup>；“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sup>②</sup>；“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中也包括一条狗。”<sup>③</sup>萨拉马戈信仰上帝吗？很显然不。在面对所有人都失明的困境，一个没有自我认同感同时失去他人的“注视”的处境中，人们孤独、情感失衡、缺乏自我认同、长期处于压抑与绝望的情感之中，失去了肉体的尊严，也就失去了高尚的灵魂。那么重新找回高尚的灵魂就是失明症者需要做的事情。在这里萨拉马戈设置了一个“伊甸园”，由医生的妻子、医生、第一个失明者及其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孩子组成，他们在雨水中洗清自己的灵魂，在干净的餐桌上用最漂亮的高脚杯饮用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纯净水，围坐在一起聆听书中的优美的词汇，也许这就是灵魂的再生：无论何时不放弃自己自由的权利，无论何种处境，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

### 第三节 萨拉马戈关于人存在的几点思考

#### 一、失明与复明

作者之所以能够创作这样一个失明的故事，是因为作者右眼曾经视网膜脱落过，左眼还患过白内障，这种经历让作者从现实出发，却又不完全拘泥于现实。而“失明”这个意象古已有之：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因为弑父娶母被命运作弄，只能自挖双眼自我放逐；又如先知忒瑞西阿斯在宙斯与赫拉的战争中支持宙斯而受到了赫拉的惩罚，于是失明，宙斯只能赐予预知的能力以作补偿；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失明当做一种惩罚，例如《圣经新约》中耶稣遇到了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门徒不解，问道这个人是什么罪过而失明，耶稣回答他并无罪，只是上帝想要显现作为，于是耶稣将这个人治好了。失明症的爆发没有原因，也许是为了惩罚人类的肆无忌惮的浪费与污染，也许是为了警示人类需要反思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回头看看自己生存的世界是不是能够承受如此之重，也许只是上帝和人类开了一场玩笑。笔者认为，失明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失明，理智上的失明，更是灵魂上的失明。而恢复视力，更是毫无原因可循。只是突然间第一个失明者看得见了，随后这个小集体中逐渐有人看得见，而屋子外面不断的有人大喊：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0.

<sup>②</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89.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91.

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小说最后医生与医生的妻子对话：“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sup>①</sup>就是这样的荒谬，失明症如此，复明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 二、生存观与死亡观

萨拉马戈认为“重大的问题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那就是为什么生存？为什么死亡？”<sup>②</sup>死亡比生存更容易回答，因为每个人都要死亡，然而生存是萨拉马戈极力要解决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生存？如果是为了基督教上灵魂的复生，升入天堂，那么现世是不是可以不用作为？那么整个西方文明都要重新写过，哥伦布不会发现新大陆，布鲁诺不必为反对日心说被活活烧死，甚至西方文学的大多数作品都将被完全改写；而人要怎样生存？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好还是不好？我们毁坏了什么？又建筑了什么？这是萨拉马戈要讨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生存观并不让人乐观。尽管萨拉马戈展现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可是却是现实的深刻写照，这个世界正是如此冷酷无情，我们不仅没有反思反而盲目乐观，这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我们不再关注善恶是非，道德底线一退再退，我们不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的发展，在意的是眼前的蝇头小利，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盛行，当代美国哲学家哈曼在其《道德的本质》中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德事实或真理，因为道德无法像科学理论那样得以观察和检验，那么道德不外乎是教育的结果，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客观世界的现实。生命的神奇就像浩瀚的宇宙中其他难解的奥秘一样，亘古以来就激发着所有人的遐想和思考，几乎所有人都惧怕死亡，认为死亡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幸，然而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却告诉我们，生者的不幸更大于死亡者。萨特认为死亡是荒谬的，活着的生命总是能够自我选择，自由的决定它自己的意义，而死去的生命是被改造成的一切，不再有任何事情在其内部发生，完全封闭，不再使任何事物进入它的里面。死亡又是不可避免的，生者的不幸在于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必然承担选择带来的恶果，死者的不幸在于不能进行选择。当穿梭在城市的车流没日没夜的向世界吞吐着“毒气”，当乡村中农民繁忙的向土地撒播“疾病”时，当茫茫的草原被过度开垦放牧，沙化成漫天黄沙，土地盐碱的时刻；当清澈的海水被泄露原油覆盖，海鸟海鱼成批成批的死亡时；当正常人都被关入了精神病院，而真正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上占据着重要的决策地位时；也许人类应当反思。

其次，死亡不是终结。死亡，经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终点，也被看做是“再生”的起点。“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sup>③</sup>失明者不是死者，可是却像幽灵一样观看自己的葬礼，所以借医生妻子之口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sup>④</sup>传统意义上人的死亡是通过呼吸心跳的停止来判定的，而 20 世纪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69。

<sup>②</sup> 卡洛斯·雷伊斯，孙成放译，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泽·萨拉马戈访谈录[J]，外国文学，1999，1。

<sup>③</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47。

<sup>④</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49。



人们发现,大脑和脑干才是人类生命的中枢,脑部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而失明症实际上也是一种死亡,虽然作者不相信灵魂升天,也不相信轮回转世,但是他也不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彻底终结,人身上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生死的。盲人们已经半死了,却也在半活着,死亡的人总会再生,活着的人也会从本身再生。这种再生是灵魂的再生,经历一场浩劫人们终会反思,回顾历史的时候学会教训,唤起人们的觉醒。

### 三、关于善恶观——“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

萨拉马戈在1995年10月25日接受马利亚·莱奥诺尔·努内斯采访时说,“你要知道,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全部都是。由于权势的关系,我们这些魔鬼在一个社会里彼此之间有所不同。这使我产生了某种怜悯之情。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怜悯之情。”<sup>①</sup>萨拉马戈承认人性中具有普遍的恶的一面,但这里要说明的是,人的恶不是基督教中与上帝的至善相反的至恶,也不是奥古斯丁所论证的因为偷食禁果所犯下的灵魂之罪,而是回归现实的恶,深刻的矛盾对立的恶,这种恶不仅与善对立,也与自己本身相对立。所以萨拉马戈说,我们都是可怜的魔鬼。

如果说在《失明症漫记》中有善中之善,那么这个善指的就是充满慈悲之心的医生的妻子,相对应存在一个恶中之恶,这个恶就应该是盲人歹徒头目,其他的盲人都是“可怜的魔鬼”,既对于莫名的失明充满憎恶,又无可奈何,所有人都是半恶半善的兽性与人性的结合体。戴墨镜的姑娘可以为金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却又自愿照顾斜眼小男孩,因怜悯之心与老人同床而眠;医生既遵守道德和婚姻的守则,又无法控制自己与戴墨镜的姑娘发生性关系;偷车贼最初是真诚的想帮助第一个失明者,最后却偷走了第一个失明者的汽车……在这场灾难里,每个人都变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既吃着喝着非人类能够忍受的食物,生存在非人类能忍受的环境,又在思维上、语言上、行动上努力不像动物一样生存。

善与恶既相互依存又互为条件,同时又进一步相互转化。如果说萨拉马戈没有设定这样一个失明的环境,那么所有一切都会按照既定的程序顺利的走下去,也就不存在灾难后的死亡和重建,所以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失明的大前提下,导致了人们灵魂上的失明,也就失去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区分的高尚的灵魂,所有人都失去了自由,只能活在白茫茫的海洋里。善是好的、积极的、肯定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恶是坏的、消极的、否定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那么从宏观来看,这场灾难是恶的,但在这场灾难中依然坚守自己灵魂信仰的人却是善的;从微观来看,每个人都有善念和恶念,甚至连独居的“老巫婆”,都在临死之前攥着戴墨镜姑娘家的钥匙走到街上,最后曝尸街头;如果没有这场失明症,人们不会看到自己身上那渺小的兽性,如果每个人都能井然有序,不争夺食物,抢占资源,政府能够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真正关心人民,那么恶念也无法体现出来,所以善与恶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

所以,萨拉马戈说,“我们都是些可怜的魔鬼”。作为人类,却越来越缺少了人性,

<sup>①</sup> 卡洛斯·雷伊斯·孙成放译.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泽·萨拉马戈访谈录[J].外国文学.1999,1.

作为明眼人，却越来越看不清楚自己，我们不知从何时走向了反面。人类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怪物。“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sup>①</sup>正如刘建军教授在其论文《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中论证的一样，《浮士德》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仅体现不同质事物（或方面）之间的对立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还承认同质事物（或方面）之间的对立与统一。那么《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将魔鬼看做是可怜的，是具有善念的，而上帝偶尔却是无视人类苦难的，并非至善之善，人，做为魔鬼与上帝之间的物种，既不是恶的，也不是善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也就是说“事物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很多情况下，对立统一并非是在成与毁、善与恶和爱与恨等两个极端上进行的。成与成、毁与毁、善与善、恶与恶等也可以构成对立的统一。”<sup>②</sup>

<sup>①</sup> 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24.

<sup>②</sup> 刘建军：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东北师大学报，1998（4）.

##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萨拉马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却又不自觉的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重要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中。在这部小说中,失明者与失明者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明眼人与失明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笼罩在“他人即是地狱”的状态中,每一个失明症患者都是健康者的地狱,每一个被统治者都是统治者的地狱,每一个失明者又都是另一个失明者的地狱,反过来此结论也是成立的。同时,萨特认为生命是不断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小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来说,都是处于一个不断选择的两难境遇中,医生需要在人性与兽性、性欲与爱情中作出选择,医生的妻子需要在尊严与羞耻、正义与邪恶、国王与奴隶对立的处境中进行选择,而其他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自由选择。除此之外,小说中也深入探讨了双眼失明与复明同灵魂的失明与再生的关系,双眼的失明导致了灵魂的失明,而灵魂的失明致使人们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而复明使人类灵魂的得以再生,重获自由。另外,《失明症漫记》还体现了萨拉马戈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信仰与善恶观的深度思考。

## 参考文献

- [1] 孙成敖. 若泽·萨拉马戈的创作之路[J]. 外国文学, 1999(1).
- [2] 朱景冬译. 访若泽·萨拉马戈[J]. 外国文学动态, 1999(4).
- [3] 朱景冬. 以寓言故事捕捉逃逸的现实—纪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N]. 文艺报, 2010-7-2(4).
- [4]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5] 若泽·萨拉马戈著, 范维信译. 失明症漫记[M], 海南出版社, 2002.
- [6] 柳鸣九. 自我选择至上一柳鸣九谈萨特[M]. 东方出版社, 2008.
- [7]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8] 饶娟清. 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与人的责任—萨特自由观新释[J]. 广东社会科学, 2006(1).
- [9] 张旭. 上帝死了, 神学何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黄振定. 上帝与魔鬼——西方善恶概念的历史嬗变[M].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杜小真. 萨特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2] 列宁. 卡尔·马克思(1914-11), 列宁选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卡洛斯·雷伊斯, 孙成敖译. 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泽·萨拉马戈访谈录[J]. 外国文学, 1999(1).
- [14] 萨特. 关于〈隔离审讯〉[J]. 快报 10月11-17日.
- [15] 萨特. 恶心. 伽俐玛出版社, 1938.
- [16] 艾略特. 四个四重奏[M]. 裘小龙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 [17] 金丽. 圣经与西方文学[M]. 民族出版社, 2007年.
- [18] 金尼斯. 魏兰、罗峰 编译. 写给大家看的圣经故事[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9] 刘建军. 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J]. 东北师大学报, 1998(4).
- [20] 萨特. 方法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2] 罗素. 罗素论自由[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
- [23] 金生钰. 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M].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24] 陈慧平. 辩证法的当代意蕴—《辩证理性批判》的辩证解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25] 让-保罗·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M]. 李瑜青、凡人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26] 王时中. 实存与共在—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27] 汪帮琼. 萨特本体论思想研究[M]. 学林出版社, 2006.
- [28] 杨江华. 〈失明症漫记〉的原型解读[J]. 文化研究, 2000.
- [29] 骆徽.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哲学系, 2008.
- [30] 骆徽. 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8-6(10-2).
- [31] 钟小石. 萨特人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歧及其评价[J].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2003-3(5-1).
- [32] 施为民. 评萨特的“人就是自由”与“自由选择”[J]. 中山大学学报, 1991(3).
- [33] 冉东平. 萨特观念戏剧的艺术特性—评《魔鬼与上帝》[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1).
- [34] José Saramago,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by Giovanni Pontiero, blindness[M]. A Harvest International Edition Harcourt, Inc., 2008.
- [35] Jose Saramago, The Nobel Lecture[J]. 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9: winter).

## 后 记

历时半年时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长达四个月的写作终于完成了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酸甜苦辣无法一言言尽，但人生中从此有了一种别样的体验，了解到论文写作的辛苦与随之而来的成就感，深感学问之路之艰辛。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高玉秋老师，感谢高老师在开题时给予的细心指导，感谢高老师两年以来学业上的教诲，犯错误时的提点，细心详细的为我的论文标注具体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达六年时间的培养与教育，相信即使多年之后想起这段在东北师大度过的岁月仍感自豪与骄傲；感谢我的父母一直以来对我默默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坚持自己喜欢的专业并为之不懈努力；感谢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出现的所有老师、同学、朋友们。